# 灵女

.

女人的眼泪，可以是挑情的武器，亦可以是浪漫的升华，一个肯为你流泪的女人，不是最爱，就是极恨。

我以下所讲述的经历，是几年前我去旅行时所发生的，一切就好像一场梦一样。

那年夏天，我驮着背囊，独自在中国大陆流浪，千辛万苦，准备经过连续三十六小时的巴士，越过唐古拉

山┅┅

就在下山的一段路上，巴士突然失去控制，撞到山边，巴士上的三十几人吓了一大跳，幸亏没有人受到较

严重的伤。

当时是半夜三点，我找到一块平坦的草地，就远离人群，躺下来等天光。

突然，一只手臂碰着我，我用力一推，对方出声了。原来是一个少女，她左手受了伤，我太用力，令她伤

口流血了。

「好痛哟，快替我包扎好伤口好吗？」少女用不纯正的普通话对我话。

「但是，又没有纱布。」我十分旁徨。

「用我的丝巾。」少女从颈项中解下一条丝巾。

我一边帮她包扎，一边闻到她身体散发着的体味。

少女突然抱住我，吻我。

我手足无措，用力想推开她。

少女做出一些好奇怪的动作，她用手指抹眼泪，然後将手指伸入我口中。我防不胜防，就舔到她所流的眼

泪，咸咸的、酸酸的、苦苦的。

少女道∶「吃过我的眼泪，你便是我的男人了。」

我不敢太大声，怕影响其他人，就低声说道∶「谁说的，我家乡可没这种规矩！」

少女道∶「但我家乡有！」

我问∶「你的家乡在哪里呢？」

少女道∶「在西藏一个小镇，你不曾听过的小地方。」

我挣扎，少女将舌头伸入我嘴中，又用手握住我下体。慢慢褪去了衣服，好快就变成半裸，露出一对乳房。

少女重重叠叠的衣服之下，是一件鲜嫩粉红的肉身，我轻轻一碰她的乳头，她缩一缩，又拥向前，用乳头

紧紧地贴住我脸孔。

我感觉好热，全身冒汗，少女替我脱去衫裤，然後用指头按我龟头。

「我是处女，一些僧侣要找的灵孩就是我，我怕给他们找到，所以一直在逃。」

「做灵孩有甚麽不好？可以继承衣钵。」

「不，因为我不是男孩，给他们找到，就会迫我每日和他们灵交。」

「灵交？是甚麽束西？」我用普通话问。

「其实就是性交，只不过说得好听。」

「你既然怕性交，为甚麽又要和我做种事？」

「我要破我的处女之身，他们便永远找不到我了。」

少女将身体移动，将我的龟头贴住她的眼睛，不断的磨擦。

我问∶「为甚麽用我的东西磨你你的眼睛」

少女说道∶「我用眼泪为你洗礼。」

「洗礼？是性交前的洗礼？」

「是灵交前的洗礼，一方面洗乾净你阳物的污垢，另一方面，赐给你龟头力量。」

「你才污糟啊！我仍是处男，比你乾净多了，起码我每天都洗澡。」

少女道∶「我们西藏人不洗澡，就是要将体味完完全全地，奉献给第一个亲近的男人。」

我有听说过，西藏人一生只冲洗过三次凉，出生，结婚以及过身。

少女却对我话∶「用你的舌头，帮我彻彻底底地洗一个澡，好吗？」

我双手抚摸她双乳，再沿双乳而下，摸到她纤纤细腰，再摸她圆浑的双股。

少女道∶「就从这里吻起吧！」

我已经好似着了魔，完全听从她的指示，舌头在股峰舆股沟之间来回卷舔。我感觉一阵清新的肉香，甜甜

的，酸酸的。

少女彷佛看出我的心事，问道∶「是不是很香甜呢？」

我点头说∶「怎麽好似饮酸奶似的？」

少女回答道∶「那是因为我们喝羊奶、饮趐油茶。」

西藏充满神秘，想不到西藏少女同样这麽神秘，我一寸一寸这样吻她，感觉到她身体上每一个部位都不同

味道。

可以闻到、舔到、感觉到∶乳房是羊奶味，嘴唇是香草味，阴唇是柠檬味┅┅在我为她「冲凉」之际，少

女亦用她双手以及唇舌抚弄我的身体，特别是我那个胀卜卜的阳具。

我们拥抱，姿态舆体位一变再变，当变成６９姿式时，我情不自禁地双腿用力夹住她的头，她亦采取相同

的回应，强而有力的大腿夹住我，我舔她耻毛，直至她的耻毛全部湿透。

我的舌头开始长驱直入，掀开少女又红又嫩的阴唇，再伸入阴道裹面。

我不想弄破她的处女膜，於是轻轻的，好似搜索似的那样前进。

那知，少女低声这麽对我话∶「大力一点，放心进去吧！」

我就再入去，直至整条舌头进入去为止。

我感觉一种奇妙的味道，比任何吃过的东西都美味。少女亦将我的阳具放入口中，用舌尖绕住我的龟头转

圈。

我们巳经同时进入炽热的状态，於是，我们回复正常的体位，准备交合。我摸一模自己下体，吓了一跳，

怎麽变成这麽大这麽长的？比以前长了三分之一有多。

少女咪咪嘴笑道∶「奇怪吗？西藏少女的眼泪就是那麽奇炒，尤其是灵童。」

我心中满是疑惑，问道∶「我们可以开始性交吗？」

少女点头，我们就真真正正这麽交合。

她的确是舆众不同，我阳具比正常男人大了一半，而她那个又细又窄的小洞，好似一个磁场一样，吸住我

那条东西，然後一口又一口的将我阳物吸了进去。

少女道∶「你不必动，一切由我做。」

我讶异地问道∶「你说过自己是处女，你怎麽会懂得做爱！」

少女答道∶「我是灵女，我们不只有肉身的交合，还有双方灵性的交合。」

我不明白她在讲甚麽，只是感觉到她不断吞入我的下体，直至全部进入之後，她就紧紧抱住我。

当时，我仍然是处男，但平时看了这麽多三级影带，我都知道做爱时是要抽送、要冲刺。

当我正想有所行动时，少女说∶「不要动，我们是灵交，甚麽都不用做，除了我的肉身。」

我听她这麽说，只是想着她的身体，她那又湿又滑的耻毛，她柔嫩幼细的乳尖，她高高耸立的股峰，她香

甜美味的阴唇，她会喷香气的小嘴┅┅

我们紧紧抱住，一动也不动，一声不响。我只听见万籁俱寂的声音，偶而是风吹草动的磨擦声。

但是，无声无息之中，我感觉到下体有异样的感觉。

少女阴道内好似有几条虫开始咬我。

渐渐的，我感觉到的是千百条小虫，同时咬我阳物。

我整条阳物都被咬得又骚又痒，好想马上将她拔出来。

少女双眼望住我，对我微笑，我感觉小虫已经随着血液，流遍我全身。我无法忍受全身的蚁咬滋味，於是

开始用我的肌肤去磨擦她的肌肤。

少女亦开始用她的指头抓我身体，十分之舒服。

此时，下体有一种奇妙的感觉，是男人射精时的高潮感觉，但一直持续，持续了十分钟仍未停止。

我忍不住开口问∶「我连续射精这麽久，恐怕对身体有害。」

少女笑道∶「你并无射精。」

我说道∶「我明明是在射精。」

少女道∶「灵交是不需要射精，都会有性高潮的感觉。」

我开始有所领悟，开始感受到灵交同普通的交合有甚麽不同。我感觉到身体里面有亿万条淫虫在度高歌起

舞，它们跳着弹着，踩到我每一个细胞，每一条血管都有共鸣。

我痛快极了，开心到想大叫出声，但是又怕被其他人听见，於是忍着，忍着。

都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天渐渐光了，少女说∶「够了，你已经夺去了我的灵操，我的精灵会一生一世跟住

你。」

天亮了，我看清楚少女的面貌，实在可爱极了，真想不到，原来只是一个十三、四岁的女童。

「先生，多谢你！」

「你多谢我？为甚麽？」

「你夺去我的灵贞，我再没有灵孩的灵光出现，没有人再会来找我的麻烦了。」

到了拉萨，少女向我挥手道别。

一向洒脱的我，这次真是显得婆婆妈妈了。

我对她话∶「我可以跟你到你的家乡，探望一下你的家人吗？」

少女好开心地说∶「好极了，我们一齐走。」

又经过四日四夜，我们到达她的家乡，在这四天里面，我们每个晚上都灵交，经过多次的练习，我们已经

可以不用脱除衫裤，你眼望我眼，就可以得到类似手淫的快感去到她家里，又吓了一跳，原来她有一个双胞胎姊妹，

生得和她一模一样，连声音都有几分相似。

少女对我话∶「我名字叫大娃，她叫小娃，我比她早三分钟出世，我们是心灵相通的，我的感觉，就是她

的感觉，我跟你亲热时，她甚麽感应到，我们一起有高潮的。」

我觉得匪夷所思，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∶「你是灵孩，她是不是？」

少女沉思了一阵，没有答我。

我又问∶「我把你的灵贞夺去，她的灵贞又给了那个呢？」

少女道∶「都是你，你跟我做爱时，就同时跟她做爱。」

「那麽今晚？┅┅」我竟然提出一个大胆的要求。

小娃望一望我，好似已经认识我好久似的，对我说道∶「我已经等了你很多天，你终於来了。」

那一天晚上，我以为是同小娃同床，原来大娃都一齐来，我们三个人同一间房、同一张床，她的父母显然

是有心安排的，还对我吩咐道∶「外乡来的，你好好对我们一对宝贝女儿才好！」

大娃抱住我左边，小娃抱住我右边，她们帮我脱除了上身的衣衫，却没有脱除我的裤子。然後，两条舌头

同时进攻我，她们好像久经训练的猎犬一样，用口以及鼻不断地搜索，而且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大娃吻我嘴唇，小娃就吻我耳珠，大娃吻我左乳，小娃就吻我右耳。

但是，她们并有褪除去我的裤子，难道今晚她们不想性交？

我的一切，都由她们主宰，脱去衣服後的大小二娃，身体并无两样，身体同样这麽娇嫩。唯一可以分辨她

的的，是她的下阴所散发出的的气味，完全不同。

我用力闻一闻其中一个的下阴，然後问∶「你是大娃，是不是？」

我再闻一闻小娃，紧记那种香气。

小娃道∶「用鼻闻固然可以分辨得出我们来，但最佳的方法是用舌头去舐。」

我义不容辞，马上将舌头伸出，将舌头伸入两人阴道之内。

我尝到两种不同的味道，一个甜多酸少，一个酸多甜少，尤其是当淫水不断流出来之时，差异就更加明显。

小娃突然紧紧地从前面抱住我，大娃就在後，我们三个人形成一件美味的三文治。

大娃道∶「我们开始灵交了。」

我说∶「但是，我仍未脱除裤子呢！」

小娃道∶「不必了。」

大娃接着说∶「你还没有了解甚麽是灵交，今晚我们要进行的是较高层次的交合，不必合体。」

我们三个人，就是这麽样紧紧抱住，一声不响。三分钟之後，我们同时进入高潮。

这次是我一生之中，第一次不需要有性器官的接触而达到高潮，而且高潮一直维持了一个多钟头。

第二天，我同她的父母一齐吃早餐，她父母突然向我说道∶「你们有缘，你来救救她们吧！」

我不知她们想讲甚麽，只是默不作声的望住她们。

娃老妈话∶」先生，你从香港来的，对吗？」我点头。

「你带走大娃小娃，把她们带到香港，成吗？」

我思潮起伏，说道∶「你们想去香港，一定要申请才可以入境的！」

娃老爸话∶「时间不够了，他们已经找到这里来了，再过两天便会有人来接走她们。」

「谁？是谁要来抓她们？」我问。

「喇嘛！一班喇嘛，他们说我的女儿是灵孩，要抓去。」娃老妈说。

大娃小娃左右各一个，拉住我双臂道∶「求你带我们走吧！」

我不知怎样椎她的，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可能带她们返香港。

老妈道∶「即使不去香港，你带她们避开就好了，到尼泊尔或者印度去。」

我被她俩缠着不放，根本就没有选择馀地，因为我离开时，她俩就收拾齐行李跟我一齐走。

经过日喀则，大小娃始终是细路女，贪玩好胜，小娃说要看天葬，天未光就拉了我上山，看着天葬师剥去

死尸的人皮，看着大麻鹰将尸体吃得一乾二净。

天葬师兴人群散去了，山头上只剩下我们三个人。

我问∶「怎麽我们还不走呀！」

大娃说∶「我们要在里做一场轰轰烈烈的！」

我觉得奇怪∶「在这里？」

小娃说∶「不错，天地是我们的家，大麻鹰是我们的朋友。」

小娃向天发出一阵古怪的叫声，不一会儿就有两、三只大麻鹰飞过来。大娃同小娃伸开双手，并且叫我学

她们的怪动作作。麻鹰用口啄她们的身体，原来是替她们脱衫。

一会儿，大小娃身上的衣服已经好像抽丝剥茧似的剥到一丝不挂。

太阳从背後射过来，好似射穿她们的身体似的，她们的的胴体透出白光。好多只大麻鹰分别停歇在她们的

双臂之上，她们就好像两个圣女似的。

小娃对我话∶「你脱光衣服，躺下来。」

我照她的吩咐，裸露着身子，面向天，躺在草地之上。小娃对麻鹰发出怪声，然後向我下体一指，麻鹰好

似识得听她讲她讲些甚麽，全部飞过来向我阳具袭击。

我好怕，但是又不敢动，麻鹰好像有灵性似的，虽然不停地啄我下体，但是全部恰到好处，丝毫都有令我

受伤。我感觉无比的舒畅，尤其是龟头被啄之时，每啄一下，那种刺潋都会即时传送到大脑神经去。

每啄一下，我的双股就弹一下，大小娃一边欣赏，一边嘻笑，我觉得十分尴尬地说道∶「你们不要耻笑我

啦！」

大娃道∶「不是笑你，只是觉得好玩，你看！你的小鸟向着天，快要飞出来了。」

我说道∶「你们快叫大麻鹰飞走啦！」

小娃吹了一声口哨，大麻鹰就飞到她的身上去。大小娃双手伸开，好似被钉住在一个无形十宇架上，麻鹰

就不停的啄她们雪白无瑕的身体。

大娃舞动着柔弱的腰肢，她圆圆白白的美臀就随住腰肢而扭动，好动人、好美。

小娃慢慢跪下来，然後四脚爬爬的趴着，让麻鹰啄她一对高高屹立的股峰。

太动人了，我忍不住自己捧住自己下体手淫。

对住这麽浪漫的环境手淫实在是十分之可惜，我应该加入她们，同她们一齐用心换心、用肉换肉。

我忍不住呢种诱惑，就扑上去，吻小娃只股，吻大娃双峰。大小娃打发那些麻鹰飞走，剩下我们三人，在

阳光之下互相抚吻。

这次和以前完全不同，她们好似变成另一个人似的，好疯狂的接吻，好放荡的摇动身体。

刚才她们仍然是两个十三、四岁的黄毛丫头，真是想不到一下子就变成大人，而且是两个好成熟的女人。

我感觉难以应付，一王两后表面上好浪漫，但实际做起上来就觉得好辛苦、好难应付，有点儿鸡手鸭脚。

幸亏，她们识得自己「照顾」自已。大娃双手移到小娃身体上，然後细心的抚弄她的下阴。

我见到大娃用两只手指直插小娃体内，小娃就显得好陶醉、好享受。我见小娃从她衣物之中掏了一样东西

出来，然後放入口中咀嚼，好像吃香口胶一样。

咬了一阵，小娃就将「香口胶」吐出，塞入大娃的下阴之内。

我问道∶「那是是甚麽呀？到底有甚麽用呀？」

「这东西会在阴道裹面膨胀、变形，比真正阳具还要厉害！」

我说道∶「是甚麽妖术呀？」

大娃道∶「不是妖术，是我们西藏的祖的传房中术。」

我半信半疑，从未听过有这麽的事，不过，她讲得出，姑且一信。

我接着问∶「为甚麽只是塞入大娃阴道内，小娃呢？」

小娃道∶「我的下阴是留着给你用啦，难道今日你只是观战，自己不下战场吗？」

我恍然大悟，望一望自己的双手，还正在搓搓捋捋自己那条肉棒，竟流了些少好稀的白水出来了！我觉得

有点惭傀，为甚麽我这麽傻，明明自己是主角，竟然当了自己是观众呢？

我抛开自己那条肉棒，抱住小娃，用手指扫一扫她幼滑动人的耻毛，然後就想将下体送入。

小娃按住我双手∶「不要动，我们要做得刺激一点。」

小娃轻轻吹了一声口哨，一只小麻鹰飞了下来，用口叼住我又又硬的肉茎，然後将它送入小娃体内。

初时有点怕怕，下体被一只麻鹰叼住的感觉，真是毕生难忘。每一秒钟都担心会被「去势」，心跳得好厉

害，血液流得好急，好似想从输精管喷出来。

当我那件宝贝完整无缺的进入了小娃体内之後，我才定神下来。

小娃道∶「发挥你们男人的杀伤力吧！我等你。」

我问∶「甚麽？我们不是灵交吗？我们不是可以不动、不讲话而达到性高潮吗？」

小娃道∶「不要老是灵交，我也要尝尝香港男人的魅力，像张国荣、周润发一般，你可以给我吗？」

我说∶「听说张国荣喜欢男人哦！」

小娃说道∶「我不管！我已经把你想像成张国荣了。」

我哼吱几句张国荣的歌，她果然十分陶醉，我就开始摇动屁股，而且越摇越厉害。小娃竟然唱起张口荣的

「MONICA」来，而且唱得好淫荡，歌声的速度随着我的摇动而变化着节奏。

我感觉到越抽插就越惕顺，用手一摸，原来她下体全部湿了，而且淫液浪汁还不断的流出来。

我摸到成手都是，小娃就话∶「放入口里啦！」

我说道∶「你想我吃你的淫液？」

她点头说∶「我要看你吮自己的手指。」

我说道∶「啤！男人吮手指有甚麽好看呢？」

她话∶「我要你好像我吃你香肠的吃法，还要你用心落力一点。」

於是，我就听足她话，表演被她看。

她好满意，并且达到高潮。

当我快要有射精感觉之时，小娃将我的阳具拔出来，送给她姐姐享用一会儿之後，再回到她肉体射精。

这一日，我们同时达到高潮。

下午，我们继续行程，去到樟木，就准备过境去尼泊尔。

就在这个紧张时刻，有一班喇嘛来到，他们同海关的人讲了一轮之後，就想将大娃小娃带走。

我不知所措，大娃用无助的眼神望住我，我知道，此时此刻，除了我之外，再没有人可以救她们了。

我作出一个决定，於是对喇嘛说∶「我要跟你的一齐回去。」

喇嘛商量了一阵，就点头答应。

我们坐了几日车，返回拉萨，喇嘛将大小娃带到布达拉宫去。我不知会发生甚麽的事情，等了一会儿，大

喇嘛出来见我。

「香港同志，你回去吧！这是我们西藏人的事。」

我好激动，叫道∶「你们想怎样对付她们？」

「同志，她们是我们的儿女，我们当然会好好善待她们。」大喇嘛一脸慈祥。

「你们会轮流同她们灵交，是不是？」

「灵交？我从没有听见过。」

「你们会强奸她们吗？」

「哈哈哈哈！真笑话，这裹是甚麽地方？你知道吗，出家人会做这种事吗？」

「我知道你们会的！」

「谁说的？」

「是大娃、小娃亲口对我讲的！」

「这两个孩子真可怜，一定是被她们父母亲吓坏了。」

「她的父母都是这麽说。」我马上回应。

「他们父母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。」

「怎麽回事呀？」我问。

「神经病，经常胡言乱语，还对大小娃乱讲。」

我开始迷惘了，难道大小娃父母真是神经病的？

我转开话题说∶「你们会怎样对大小娃？」

喇嘛说∶「我麽不会困住她的，只是想她们修行正身。」

我说道∶「我都没听说过有女喇嘛的，你骗鬼吃豆腐！」

「僧人不说谎话，香港同志，难道你以为喇嘛教是邪教吗？我们不会迫她们做任何事的，她们可以留在家

中，过正常人的生活，我们会派师傅去教她们。」

「真的！」大喇嘛笑了。

我说∶「我想见见她们。」

「三日之後，你再到她家里去，好吗？」大喇嘛说道。

三天之後，我就去找她们，她们果然返回了家里。

我问∶「怎样呀？她们有没有┅┅」

大娃道∶「他们不会对我们做甚麽，我们是灵女，他们凡事都会很尊重我们。」

我说∶「那你们又对我说他们会迫你们做爱？」

小娃道∶「我们骗你玩的啦！」

大娃补充道∶「我们知道要修练便不能兴男人做爱，所以才骗你的。」

我一片茫然∶「那你们打算怎样啊！」

「诚心修练，立地成佛。」大娃道。

我放心了∶「好，这样，我走了。」

小娃道∶「临走前，我们可否再来最後一次的灵交？」

「灵交？根本有灵交这样东西，你们还要骗我！」

大娃道∶「这个名词是我发明的，你觉得痛快就行！」

我们在她家里又进行了一次轰轰烈烈的交合。

大娃以及小娃显得特别放任，需索特别大。我向每人发射了一次之後，她们仍有所求。

小娃话∶「你休息一会，再来。求求你，这是我们最後一晚，你走了以後，我们便要专心修行了。」

这次是我一生以来发射得最密的一日。

许多年过去了，我经常都有再访西藏的冲动。

我不知西藏人是不是真有「灵女」，因为我查阅过好多参考书籍，但是都没有任何发现。

可能，一切都是骗的人的，亦可能，大、小娃同她父母一样，都是神经病人。但可以肯定一句∶此事的的

确确发生过，并不是一个梦。

即使现在，我都经常尝试想用「灵交」的方式同太太做爱。

但每次她都说∶「你是怎麽啦！发神经吗？」

我巳经下了决定，一定要再去一次西藏。

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

【完】